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彘酒相名

管子以爲所以屬親戚也馬往犬報管子諸侯

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

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

後

晏子景公子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

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

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如此

目也鬼谷子其相知無町畦莊子彼且為嬰兒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無崖見泰之俞瘠荀子

交也貌執待也荀子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注執猶槐榆橘

柚合為兄弟淮南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

母而問一和也是故與巷結朱輪堂列赤

紱抱朴子聲譽翕習秦胡景附之軌一

隱之遺食經答酒誥文中子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

誥及洪測交

戰國策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
二子者乘數鈞將也注測猶卜也視

何國厚吾使

為丈人麤糲之費

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

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為聶政毋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

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

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持以邪

賀錢萬

史記高祖紀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

亭長素易諸吏乃始為謁

約歡

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腹趙以五

百金為

五百金為酒

見

送奉錢五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

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

門外多長者

車轍

史記陳丞相世家乃負郭窮巷以

市道

史記廉頗傳廉

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
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
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雅游史記張耳陳餘

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
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

持羊酒賀兩家

史記盧綰傳盧

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及高祖

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同日生俱學

書見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

史記陳弼傳弼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

弼之

一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跪起如子姪

史記

武安侯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咸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一一一一按漢書作子姓

其游

如父子然

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執亦欲倚灌夫引

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一一一一相得驩甚

無厭恨相

恨相知晚

上見因門下獻牛酒
史記司馬相如傳蜀太守以下

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一一一一以交驩

大署其門

史記汲鄭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

賓客閭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一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門可設雀羅上相賀名漢書宣帝紀今

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一以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以

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漢書韓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

按增信曾孫結以朱顏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

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賜咳唾上共壹飯

之簞漢書杜鄴傳昔文侯寤犬馬之獻而父官屬雨立

閭巷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

入閭巷不聽選往至獲家家狹小不肯強諫反

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反

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投轄漢書游俠傳陳遵者酒

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

門取客車轄投井中收贍交結漢書王莽傳

雖有急終不得去將相卿大夫甚衆

解瑑以進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

美玉可以滅癩欲獻其瑑耳即其一休復辭讓莽曰

君嫌其賈邪遂推碎之自裹得意者咸從捧手後漢書

傳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

位通人處逸大儒有所授焉登龍

門後漢書李膺得膺獨持風裁呂聲名有田四百頃而

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足

後漢書鄭太傅靈帝未知天下將亂陰交結
赤傑家富於財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

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
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

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

吾無憂矣

倒屣迎

魏志王粲傳粲
徙長安左中郎

將蘇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

出同輿坐

同席

蜀志劉先主傳先主從曹公還許表先主
為左將軍禮之愈重

獨拜牀

下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
孔明每至其家

不知何者

是客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
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

作泰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諱其妻子皆
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

禁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袒袒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
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禁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
則不敢不共飲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晉書庾數傳王
行不與數交數

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
我自家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殷洪

喬不為致書郵

晉書殷浩傳父茂字洪喬為豫章太守
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

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
者自浮

小雀遇我

晉書王育傳
太守杜宣命

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
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

迎欲以
使我畏死鷄乎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傳謝安常賞其
機對辨速俊安為揚州刺

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
安欽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

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
受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
藝業曾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
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斂袂定交款

著分好 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
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
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搗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
義信之篤誰與間之按此太祖報沈攸之書
危拱傍

自遇 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
自遇 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
自遇 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
自遇 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

而殷勤 五交三疊 梁書任昉傳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實雕刻百工鑪

鍾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
疊其煙灼靡不望影呈奔籍響川驚難人始唱鶴益成

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
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

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

埒陶白肯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
居里閤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未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岷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
沾王筆之餘瀝街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
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
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頭戲
頓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辨敘溫燠則
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
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執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
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
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
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照沫鳥因將死而悲鳴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胎谷風之盛典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苔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
詒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
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織纒衡所以揣其輕重纒所以

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
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
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
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菟憑驪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
陵之巨猾皆為匄匄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韋便辟導其誠故翰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閤林回喻
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威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
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
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
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一
是生一敗德珍義禽獸相若一豈也難固易攜警訟
所聚二豈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豈也古人知三豈
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楨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
有旨哉
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見分

鴈鷺之稻梁沾玉笋之餘瀝見上揣輕重屬鼻息見上候者

滿水陸梁書張昶傳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微道由吳鄉

脫襦割氈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

單席而航學不倦嗟嘆久之乃所以麈尾况重席梁

謝舉傳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

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嘆服

之以所執一一焉薦寄金獨在陳書歐陽顥傳初交州刺史

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

緩亦尋卒至是頗竝依信還之儒者稱為口實

魏書崔休傳時

大儒張吾貴有威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

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肆業而還

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周書寇儒

傳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儒結友儒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儒業行俱崇待以師友

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儒譙語彌日恒謂人曰

謝章

周書

冀儒傳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

契分愈密

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

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

海物十瓶

宋史趙普

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

風語

焦氏易林
自相註誤

送客至此折柳贈別

三輔黃圖
橋在長安東

跨水作橋漢人

我成輕薄京尹

劉義慶世說
許玄度停都一月
劉尹

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

牽拂相招

鄒道元水經注
王公庶友

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

十里面目

顏氏家訓
江南諺云尺牘書疏

也

金龜換酒蘇持衣冠
咸事賀知章
一見李白呼

買

春錢

馮贄雲仙雜記
進士不第者

贈鳩十二藍

馮贄雲仙雜記

毛傳好食鳩人與己相得者必

贈鳴牙餅千枚

馮贄雲仙雜記

許康年詣劉遜
一遊
一費

暖寒會

王仁裕開元通事
巨豪王元寶

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徑
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
為一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景望家齋筆談郎簡
侍郎錢塘人慶歷間能

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
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
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
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
處不果往然一簡版簡牌

陸游老學庵筆記元豐中
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

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已而恐
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人士因有
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
以緘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
通謂之一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
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

書乃以爵里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併上之謂煖屋
之一後復止用毀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
陶宗儀輟耕錄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贖金治具過
主人飲謂之曰一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
房來則煖屋之
禮其來尚矣

施予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

管子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勤身
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

一者聖王之禁也

壺士

管子一以為亡資注每以
壺飡濟士以為亡去之資

沉

浮

管子一示輕財也注其散施於人不顧其
沉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曰浮

分倉粟

府金

晏子齊有北鄙豎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
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美願乞所

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壽三族晏子賴君之賜得以

天布

莊子施於人而

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

戰國策杜赫欲重景

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一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

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一

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

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燒券戰國

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因士大夫

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因士大夫

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一其一民稱萬歲

以致此可獨享乎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

士常曰吾一其一揮金後漢書荀

業稱豪駿聲升騰權
詭時逼——僚朋

九族中外同其饑寒

司志許靖傳
袁徽與尚書

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
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

——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
皆有故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何心獨飽

吳志駱統
傳時饑荒

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
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

糠不足我——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
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

是顯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
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

——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
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

請二

國租錢以散親族

晉書裴楷傳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
重當時措歲————百萬——

賸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玉
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

江東之傳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
簡約見稱

其營田者束之正色曰食作襦袴賜凍者梁書安成王
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

常一一一與鄉家同豐儉陳書吳明徹傳明徹有粟麥
以一一一

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
不一一一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其一一我有車牛衣

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
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

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
問其故陵云一一一一一一其周

給如脫白綸巾以贈陳書賀德基傳德基少遊學於京
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

樊威冬止衣袂襦袴常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
威呼德基入寺門

為重器不火貧寒故以此相遺
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
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

思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
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

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
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

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
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

我
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
債了矣
隋書李士諫傳出粟
數千石以貸鄉人值

年殺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諫曰吾家餘粟本
圖賑贍宜求利哉於是悉名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

曰
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諫登
債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諫登

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

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李參軍遺惠見鬻舊業拯孀幼舊唐書蕭復傳廣德

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

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封曰復以家貧而將以濟一耳尚以易美職於身

今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自視衡量唐書宗室阜傳以物

帛皆周給無親疎之間唐書李勣傳家富多僮僕積粟

所輟馬傾褚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

逆旅哀之所乘以一日千緡宋史王沿傳子

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千縑散之族
義莊
宋史范仲淹傳妻子衣食僅能自充
人一日盡而好施予置一里中以贍族人

儲橘皮

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
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

若千升一人莫晚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
歸者人給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
人以鄭莊

稱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馬
輕貨急施一之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劉向說苑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笮仲迎而問之曰吾子
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
者有三千餘人笮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
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
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笮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
一吾不能以一
吾窮必矣
一葉濃陰
范攄雲溪友議鄭大穆
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

於襄陽于司空頓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奮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唯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之影即是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解金帶置庭下李元綱厚德錄趙閱不全副其本望也

歲大歎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腰間一一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以麥舟付之

周輝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

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蓋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一所載一

一單騎蕙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
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
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費佛子
陶宗儀輟耕
錄鎮國上將
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軍福建宣慰使資榮敏公案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
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
好施勇於為義人
皆稱曰一一一

閒適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
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一一一
數椽自庇

一簞糊口

子華子夫子之自好者削劉一一一
而一一一之食足以一一其孰肯以不肖之軀

而投人主之
所必怒者耶
壟耕溪飲坐嘯行歌

子華子子畱子築居
於五原之溪使其徒

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鼃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衆爛如赭霞藹草之芬從風以揚一為力也佚而一蘊藏者無期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之是以子畱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列子孔子遊於太山無意於此乎見榮啟期行乎郕之

野一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
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

十矣是南郭隱几

莊子一子綦一而坐仰天而虛
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壹笑相樂

漢書

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今休所錄來

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
設酒肴請鄰里一一斯亦可矣注師古曰壹笑謂

一為歡笑耳

樂志

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為凡遊帝王
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

生易減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其一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

場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
息四體之役養親有魚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

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蹻踏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迹蟬蛻七殼騰蛇棄鱗神龍變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澁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苟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項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素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見元氣為

翔翔大清縱意容治

舟微風為拖

見上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

吳志諸葛瑾傳瑾子融每會輒歷問

賓客各言其能乃
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

擣捕投壺
周流觀覽

終日不倦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晉書嵇康傳常修養性服食之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晉書嵇康傳

更此事便廢安能舍其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晉書嵇康傳今但欲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
散髮巖岫

說平生
志意畢矣

嵇康傳採薇山阿
據胡林談詠

永康傳長吟頌神養壽
晉書庾亮傳亮

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
在武昌諸佐吏

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

御定子史精華

十七

一一與浩等
一一竟坐
當其為適旁若無人
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

蔬食獨酌郊野
一一據鞍索酒頽然自得
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

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
常乘羸牛笨車逢竣園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

里巷遇知舊輒一一得酒必一一常語竣曰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

令後人笑
汝拙也
按絃拭徽警方校石
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

滿方杜長者之轍殺稼是語自絕世豪之顧塵生林帷
苦積塔月又擔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禁日蔓

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
一一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

覺是羲
軒後也
陳局露初奠爵星晚
上見居負南郭杖策獨遊
宋書

軒後也

求琴傳琴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誥決或高誅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

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

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推四方輻湊閑居高臥

一無所接談客文士

所見不過一兩人

臥遊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受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

字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覩唯當澄懷觀道

之於室謂人曰撫琴

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撫琴動操眾山皆響

亦自不得

得亦不賣

宋書王宏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

漁師得魚賣不宏之曰

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琴無絃葛巾漉酒

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一

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
一畢還我醉欲眠卿可去見開卷有得欣然忘食
復著之

宋書

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
憲下臥遇涼風暫至
自謂是羲皇上人
自謂是羲皇上人見垂簾鼓琴風

韻清遠
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
甚獲世譽
獨浪煙霞高臥

風月
梁書張充傳若迺飛竿釣渚
酒歸月下風清琴

足滄洲
梁書褚翔傳向風依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

上
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

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
筆子嵩慙量
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按向寢處風雲憑樓水月陳書江總傳曉修經戒夕覽

譚笑娛情琴樽閒作

陳書陸瑜傳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

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澆漲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

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有伊洛間意

南史謝恂傳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

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謝

妾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坐處獨淨

南史王微傳微

常住門屋一間得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

直是愛閒多

病

南史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

人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

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

亦不通主人
恒居鹿林

環植竹木

南史劉訐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
寢處其中時人造

之未嘗見也訐經一
林嬉水晏

魏書李諧傳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

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
交好事之車或於月下或於景斜

山園游

燕執射賦詩

北齊書文襄帝記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

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
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

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一以爲娛適北山之北棄絕招攜一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

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周書蕭大園傳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

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庶我志之未從僕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微其故何哉夫間問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警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一而欲辛苦一一生何其僻一

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饌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

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傲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玉蹟歌纂
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榘
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
果園在

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
見歌纂纂

唱烏烏見上晨荷簑笠夕談穀稼
隋書盧思道傳
白屋黃冠之伍

一體一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
舊唐書杜鴻漸傳
晚年樂於退靜私

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
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

僧剃人外之交
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
頌髮人為一吟詠自適而渾先達

故泌復得棲息往來放懷事外
舊唐書王龜傳性簡澹
入官於朝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

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胡望一還府第後

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于龍門西谷構松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起鎮興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隱

舍每浮舟而往 池上篇 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其間適如此 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

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

為 一 拂揚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 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潁川陳孝先

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

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

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
鶴唳之夕

知其
香火社
舊唐書白若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
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

一每肩輿往來白衣
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奏清商樂
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
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

觀治
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
自放山野
唐書蕭俛傳既
老家於洛歲時

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
源墅
醉吟先生
唐書白居易傳居
官輒病去遂無立

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受東都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
為之

傳
灌畦掇薪
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勸其
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

年過四十親姬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
以為有生

之役過此
吾不思也

七松處士

唐書鄭道傳黃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

隱巖時松于庭

不問賢鄙為酣飫

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

遺者歲滿筭餘一練駕柴車去受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

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

同年會比唐九老

宋史司馬池傳旦主於丙

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詩繪象世以為盛事

按旦池子

養猿鶴翫琴

書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烏帽皂

履緌袍革帶

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出入從者十許人行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築室東

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與田

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燕游十友宋史李昭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

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吾寧與十者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

有味擷杞菊取溪魚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適

潭之上客至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

見作滄浪亭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蘇州買水石焚香煮茗終日不

聽客去金史世宗諸子永功子琦傳居汴中家人日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有蔬飯共食

畫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居家類寒素金史承暉傳承

暉生而富貴——
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

為忘年交
師司馬友蘇公見讀書黃華山寺
明昌元年四月

召廷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廷筠在館陶嘗犯贓罪
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

以自號
因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
黃憲天祿閣外史春秋之期有牲醪

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畫則——
——足以為娛夜則——
——足以為安
自有

濠梁間想
劉義慶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
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

也覺鳥獸禽
魚自來親人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劇道元水經注李固與弟圖書曰固今年

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
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遊其八欲

暑月臨水以荷為杯

趙璘因話錄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

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

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看盤鈴

傀儡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常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驢八九十者記

食訖而跨之著一蘇布襪

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馮翳雲仙雜記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昏公每使數羣

載浮萍為鴨

作裊褥

馮翳雲仙雜記序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也一數車一入池使

鶴飛為驗

彭來里各揮林通陸居杭州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

中道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道所居則一童子
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通必掉小艇而歸蓋

常以也
江山風月主人
東坡志林臨臯亭下八十數
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

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
四不出四不赴
伯

溫間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
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

會有一注四不出大風大兩大會
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醞會
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
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
百家眾氏投間而作
竹簟暑風茅檐

冬日
葉夢得避暑錄話涼
雙犢版轅掛酒車上
陸

南唐書史虛白傳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
壺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

來廬山絕

意世事

終日醉吟溪上

羅誘宜春傳信錄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

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逮至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所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曰

文藝

於世味淡如也

酒肆神仙

周密齊東野語林外字

詠調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髦飄飄然神仙中人也

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

速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壚丹竈舊生涯白雲

深處是吾家江南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分漁樵半

限花明日都下感傳其家

一有

至云

分漁樵半

席

周密齊東野語余負

睡仙

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

夢

亦成趣

釋惠洪冷齋夜話余居鍾山
最久超然山水間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四

詳校官中書_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遊覽

遊覽

管子君子修游

滅葭而席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

所玩無故

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
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
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
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謂觀也故曰游物物皆觀矣是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

其至矣乎游

物物皆游

見濠上

莊子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

知之

也

遊雕陵

莊子莊周——乎——之樊觀一異鶴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

願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觀

蹇裳履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

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鶴從而利之見利而

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名也捐彈而

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
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
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
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

見上

山林皐壤

莊子

與與

與與

然而

忘百憂遺朝饑

抱朴子

登峻則望遠以

臨深則俯覽以

探禹

穴

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

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

尤樂杜鄠之間

漢書宣帝紀

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

每風景必造峴山

晉書羊祜傳祜

樂山水

置酒言懷終日不倦

高陽倒載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

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
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

池日夕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
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登臨山水竟

日忘歸 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
樂其風土 晉書

傳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
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

望法令清簡 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晉書阮修傳性簡任
旬日而還 不修人事絕不喜見

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
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
晏如也與兄弟同志 百錢掛杖頭

見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
上 山澤 名山

勝川靡不窮究

晉書孫統傳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

每游賞必以妓女從

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

蘭亭修禊

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

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

我卒當以樂死

晉書王羲之傳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

窮諸名山泛滄海歎

竹下諷嘯

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

觀之便出坐輿造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無車公不樂

晉書車氏傳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或不在皆云

輒開筵
待之
窈窕尋壑崎嶇經丘
晉書陶潛傳既
以隨

御者所之
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
相賞有松石間

意
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
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卧游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
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

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偏觀唯當登懷觀道
人外之游
宋書孔淳之
傳與徵士戴

顯王宏之及王裕之
步屨白楊郊野
齊書高帝紀粲位
任雖重無經世之

畧踈放好酒
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按粲表粲
携手春林負杖秋

澗
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
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

或

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

江山人生如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

寄來會何時見談討芝

桂借訪荔蘿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

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

臨滄窺烟液臨滄洲見欣玩水石齊書明僧紹傳僧紹

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奔榆山棲弟慶符爲青州僧紹

雲精舍竟不一入州城暢餘陰於山澤託

暮情於魚鳥齊書劉蚪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

唐虞重恩周邵宏施睇赭岑瞻鵲岸梁書張纘傳近

欽定四庫全書御定子史精華四

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

梁書蕭幾傳末年專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持其所好

為之記遂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

梁書謝幾卿傳下官自奉遠南

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

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

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

謂修夜

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

見不替不帶恣

心所適

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邀遊人世或駕柴車躡草履致醉而歸

泛長江而置酒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

亦一時之勝賞焉

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歊傳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

危履峻必盡幽避人莫能
及皆歎其

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

下

南史循吏傳序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
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妝

無往非適

素玩麗矚

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
止碧湖清潭翻成

高不升無小不入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
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

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
就故今與諸賢欲而

挾彈携壺

遨遊里閑

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
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

了不關心園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
宴賞每

踏青

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年
二月壬午幸昆明池

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舊唐書
楊師道

傳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團池而

一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

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

所製必吟諷嗟賞之

樂游原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

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

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乘小駟游僧寺名園宋史符彥

陽七八年每春月一優游自適老稚爭爲挽舟金史許

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

歸及汧流而上

愛慕晚造仙府金史王若虛傳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

如此

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

年乃一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

山水佳處鳴

琴賦詩元史阿榮傳日與韋布之士游所

龍山三老元史

張德輝傳與元裕李治游封
龍山時人號爲一息王嘉拾遺記帝使風后負書常

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
陰浦行一而一歸
書史十人記行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

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
縣之表有其所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

十乘隨王之後
以載其書也
瑤華載書見凌雲意
劉義慶世說荀中

望海云雖未覩三山
便自使人有
應接不暇劉義慶世說王子敬云

相映發使人
人情開滌劉義慶世說王司州至吳興印

亦覺日昇眺清遠勢盡川陸鄺道元水經注城西北隅

臨河茗茗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
羈途遊至有傷深情
援蘿騰峯

尋葛降深

鄴道元水經注涑水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

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谿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羣絡羣山之表翠栢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鴛漿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苑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立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嶽勢多懸絕來去者咸一一一一一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契集

鄴道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過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

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曠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一一一一用

相娛慰於晉川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鄴道元之中最爲勝處

水經注

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
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

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可謂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達鄆道元水經注

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

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

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

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栢之士東巖西谷又是

剝靈之圖也其水歷澗飛流清冷洞觀謂之清水矣

思不周賞情乏圖狀鄆道元水經注水出朝歌城北東

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馳谷於中逶迤九
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
斷迤水捍注倦後深隍隍間積石下通水
穴爲變觀者若

憑依舊居取

暢林木

鄴道元水經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

按注云二館謂樊於期嬉處鄴道元水經注東

荆軒館並有一城木一作水嬉處流至唐城西北陽

場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也俯仰池潭意深魚鳥

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也也俯仰池潭意深魚鳥鄴

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

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晷夕鴈泛蓋其上黛甲素鱗

潛躍其下所寡唯良木耳林淵錦鏡綴目新眺鄴道元水

沒鸞舉

鄴道元水經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

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琛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

之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

法所締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

生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
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帶

阜遊觀者升降耶闕出入虹陞望之狀——矣其

中引水飛畢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湲不斷竹栢蔭

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颺暫

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爲神居矣

泛舟昇陟取暢幽情

元水經注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密高縣東

北太室東谿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

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岬流相承爲二十

八浦也陽早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唯得餐飲

而已無敢深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

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

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縑素之士多——

——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湖者五涉故亦

謂之五

綠竹蔭渚菁菁實望

鄧道元水經注睢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園水次——

人言梁王竹園也世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
鄭道元水經注自入

菜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

松栢林蒼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

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絕徑過

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

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丈許廣四

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費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

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

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

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

何其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

躡蹻為之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權尋波輕林委浪
道

屢眷矣元水經注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
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

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

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菘言常聞峽中水疾書

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

岬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

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觸由延賞鄴道元水經注

北則嶂山與峽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谿引霧吹哇風磬是以王元琳

謂之神神明境上棲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鄴道元水經注沅水

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帆隨湘轉望衡九

清泉下注

面

鄴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

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聚芳園百花帶

馮贊
靈仙

雜記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

吳越之

士號爲水仙

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

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達奇遇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廬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緊方伯之爲人

小留龍門賞雪

邵伯

溫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雷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

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厨傳
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

簡無遽歸也錢相遇
諸公之厚類如此

自序遊山錄

邵伯溫聞見前錄司
馬溫公凡所經從多

有詩什一作曰

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

葉夢得
石林燕

語几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

騎牛挾女奴五七輩

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爲

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几

劉浣花遨頭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

几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

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

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

記意宛然

張仲才文始真
經昔游再到

坐釣鷗邊行歌犢外

陶宗儀輟耕錄林昉田間書
戴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

緣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
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
日正在我輩春雷既霽春風亦和或於一或一
於一於一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
以豐約拘也檄書裙幄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
馳告盍勇而前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
四圍遮繞如奕
碁謂之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

老子一於一能一注通義曰今有鼓
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

聲容之美麗滋
味之旨甘故也

重繭

子華子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
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

之士一狎至以承主
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畏糧

子華子吾丘鳩恐焉
而之於他國

轍環

河澣

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名也孔

載書甚多

墨子子墨子南游使

衛闕中一一一弦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

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

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

子其修至於今程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農耕之難吾安

敢廢

嫁衛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

此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一於一注

自家而出

謂之嫁 逆旅列子楊朱過宋舍者爭席列子楊朱南

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

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漱巾

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

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

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肝肝而誰

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

莊子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宿春糧見車馬

有行色 莊子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稅車放馬設

舍以宿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見大樹必寢

其下 呂氏春秋今行者親知交也而安其若此者信

也陵上巨木人以還軫 國語臣從君贏滕履躋負書

擔囊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目黧黑狀有愧色 遇奪釜鬲 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

涂約車治裝

戰國策於是

載券契而行

日百而舍

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雄

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桑輪蓬篋贏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

外闕願見於前

口道天下之事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

道而反

往見王注焦卷也

伏軾結勒戰國策中國白頭遊

秦韓之交

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結軾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

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

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

蹈毳即橋

史記河渠書陸

舟泥行

一車兩馬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

之 | 乘 | 禮 | 蓋 | 見 | 老子 | 云 | 一 | 豎 | 子 | 俱

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莊舄越聲 | 史記陳軫傳越人

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

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

人往聽之猶尚 | | 也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 漢書叙

之治樓樓皇皇 | | | | | | 注師古曰孔子

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

持衰 | 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

如病疾遭害以為持 | | 若在途吉利則雇以財物

衰不謹便共殺之 | |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 後漢書西

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

歲糧 | | | | | | 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御定子史精華

鶴望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冲五事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

徘徊九臯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

音書趙至傳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

涉澤求蹊披榛覓路上總轡遐路懸鞍陋宇

音書趙至傳飄飄遠

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則有前言之難

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邁征太陽戢

暉則情劬而夕惕肆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

晨看旅

鴈昏望牽牛

陳書徐陵傳情馳揚越

僑士唐書錢徽傳居

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遊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容使樊澤視其簿獨微無有

琴鶴自隨

宋史趙抃傳趙抃字閱道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
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夜視星斗而行

金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閭門祗候
謁告省親於白霄會遼季土賊據郡作

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

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

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

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逸周書

旅旁生忻通

九登十陟

焦氏易林

舉瓦觴殮鬼草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日暮重關渭水東

子偕歸以薪為榻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鄭道元

自三峡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

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子夏水襄陵沿阻絕

王命急宣有時
乘奔御風不以疾也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
絕巖多生怪栢懸泉瀑布飛湫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
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
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朝發黃牛暮宿黃

牛
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

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
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註曰

言水路紆深
迴望如一矣
開囊取縑償甕
李肇國史補澠池道中有

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
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
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
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

而漁釣舊想

范成大吳船錄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
舴艋蕭然有————不知其身之自天

來歸

辨嚴

王楙野客叢書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
辨裝爲————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辨嚴自稱

曰辨裝不知辨
嚴即辨裝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
| | | | | 因也

苞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
知不離

| | 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
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禽犢

荀子君
子之擊

也以美其身小人
之學也以爲

負鼎鼓刀

淮南子伊尹
湯呂望
| | 而
入周

早

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
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 | 齊相舍人
| 外相

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向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
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
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
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

所言不可過今日

史記陳丞相世

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
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等七人俱進

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

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
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爲務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生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
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
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
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駢逐後復見王志在音聲吾
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
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

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詔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
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

日三夜

無倦 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見上

牛鼎之意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
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駟衍其言雖不軌僕亦有

一乎

躡蹻擔簦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

人皆

謂之狂生謂我非狂生

史記鄴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

適鄴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
鄴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侵而易人多畧此真吾所

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鄴生年六
十餘長八尺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鄴生曰第言之

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鄴生曰第言之

吾高陽酒徒非儒人

史記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

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

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夫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

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

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
生之辯士數招權

曳長裾

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
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

乎 **刺字漫滅**

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

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迴
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卧

又先責統食

蜀志彭美傳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
統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美徑

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美坐美
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街鬻

蜀志彭美傳僕因法孝直
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

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
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

修刺奉瓜

吳志步騭
傳世亂避

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
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
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愔情貌坦然顯祖
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愔答云能殺
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
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
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
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

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愔

蘭根善附會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

門故時論以小車盈巷早蓋填里隋書盧思道傳朝露

爲於夕陽且落刺促望塵隋書盧思道傳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各夜

客

見上

婆娑府縣

應劭

風俗

通杜密

殷殷法法俾夜作

書

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

餐倦不獲已

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呈言夙駕送往迎來亭

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閤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

矢誓推託思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囚

圍而不閑看華山王定保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

遑省也閑看華山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

不閑詩卷却拋書袋

裏譬如一一一來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

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一一

又一人號一一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

息故

風雪一家寒范公稱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

也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觀公一聯云

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
韓公憐之以百千調焉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

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
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

客却社一韓覽
廣爲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

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司馬安四至九卿

當時以爲善官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官可也彼汨喪廉

恥一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
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

一如幽怪錄傳

奇等皆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
除之

弱子下

瓦慈母操筆

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及也

風雨無鄉

管子

而怨怒不及也 怨利生孽

管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維義可以為長存

養其親

者身伉其難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

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

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白免於三怨

列子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

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以是 可乎 辱我以腐鼠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楡魚而笑飛鳶道陞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一一一一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不折鏌干不怨飄瓦

莊子復仇者一一一一雖有忮心者一一一一

虛船觸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一一來一一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逆

言過耳兵甲相李

鬻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一一一一

則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一一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濇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一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

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樹黍不獲

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稷淮南子一者一怨府國語苦成氏有三七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

大功而欲大委土可以為師保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

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

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譽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

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

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
之道也
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
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
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
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
怨若怨焉
見德講戰國策若
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歸而得立趙厚送遺之是不
敢倍德畔施是自爲

五百牒削去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

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
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
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
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

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將其頭爲飲器戰國策趙襄子最怨

智伯而戰國策士爲知己者死戰國策賀首戰國策

仇戰國策夫周君竇屨奉陽感忿睚眦戰國策夫賢者

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怒於室者色於市戰國策語曰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戰國策也戰國策今公叔怨齊無奈何戰國策杯羹壺飡戰國策中山君饗

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

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飡
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
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
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羊一亡國以一得士二人

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

見上

坐卧

仰膽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一即一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

耶禍梯

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仁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

稱疾母出侍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一

獨贏奉錢二

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

帝嘗

也注謂人皆三何獨五

焦脣乾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

頰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一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檄楚

史記張儀傳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七壁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張儀既相秦爲文一告

一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願得張儀

史記張儀傳秦

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
賓客更溺
史記范雎傳
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
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
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
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
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
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
折脅指齒雎佯死即卷以箆置廁中
一飲者醉
一
雎故修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箆中謂守者曰公
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箆中死人魏齊醉
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
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秦
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

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
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
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
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
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
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
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
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
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
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
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
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
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
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
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
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
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荆蠻之地惟君死生之
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
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
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
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
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
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
所以得無死者以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
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
盞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
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
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
齊恐亡走趙

所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見馬食

見一飯必

償睚眦必報

史記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院者

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爲

常

引繩批根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

故李將軍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

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

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衝胸

漢書賈誼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伐主也發憤快志

子孫

奉嘗不如桐鄉民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

鄉後世

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按邑

夜半客

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

位後豐意不

先升講舍

後漢書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

平卒以誅死

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蒙數賞賚

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蘇正和

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

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

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諍曰夫繼食鷹鷂欲其
驚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
勲求謝勲不見曰

也怨之如初

吞指爲誓

後漢書吳祐

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
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
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
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
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
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
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
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
屬兒呂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一筍餌得都尉

後漢

氏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
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樊爲市吏餽

餌十筭帝德之不忘仍賜其御食及乘輿服物
因戲之曰———何如暹頓首辭謝

私求必

白

吳志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從有
範———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謹
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

欺更簿書不用也

決下婢子品

晉書何劭傳永寧元年亮贈司徒
詔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表築

出曰今年———以疾築獨哭而

墮淚碑

晉書羊祐傳襄陽百
姓於岷山祐平生游

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

王府君生爾

晉書
王濬

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
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

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鍛不較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
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鍾會貴公

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良
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晉書東哲傳瑒娶

以爲憾——
故哲等久不得調按瑒哲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書

傳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
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
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今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割

炙啗之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坐者問其故榮

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
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晉書周顛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
從詣闕請罪值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留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

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宴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竝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既而悅食子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

餘鵞

見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

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素云
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
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瑞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
面阿秀遂居留安東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
偃亦發背癰瑤疾已篤聞偃亡懼
躍叫呼於是亦卒按瑤穆之子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

氏之門

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
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

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獨炳

千金可失貴在人心

齊書劉摛劉峻虞綜胡諧之傳論送錢羸兩言此
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

咳唾

爲恩眄睐成飾

梁書任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

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
古人今爲一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邃左遷始

安太守致書呂僧珍語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

梁書沈瑀傳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瑀初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

邪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

榜棰瑀微時常至此鬻瓦器

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回酒炙以授

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

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

行觴者因一一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

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

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與

顧榮傳同兩

錄之以備考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

南史李安人傳子元履幼有操

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

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宓

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

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一一父母之年自此一一

一也杯酒殺三人

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

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

慶汝得陪

見上訟於

地下

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

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謗譏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令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一顯一若高祖

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
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

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湜等

迎窟咄寇南鄙題時截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

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

乃刑

侯釐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

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詰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

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

東向望天奇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謹短因以爲嫌常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

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
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一一一也
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
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
宮內侍長一一竟一一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
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敕用焉奇冗散數
年高允與奇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
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輯簡牘章句
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掌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
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
之失雅裂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
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
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
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
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笄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

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貴人不乏

樵薪何乃燃奇論語

見上

內銜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

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

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

惟無闕耳顯祖聞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北齊書魏

收停收性頗急不甚能早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

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

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反

爲昨暮兒之所屈

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

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安各有所持於是夔安俱爲

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安

恚曰吾席間函文四十餘年

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

弘考功侍郎李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

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

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

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

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

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

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願阿武爲老鼠舊唐書良

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良弟蕭氏傳

良弟初因大罵曰吾作貓官爵迴授舊唐書

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唐

書李大亮傳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
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
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
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爲皇太
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儀
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
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
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
亮常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
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
張弼力也所有一一請一一太宗遂遣弼爲中郎將俄
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肯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

舊唐書張延賞傳初大曆末吐蕃

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閱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
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

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況
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

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

而不許晟謂人曰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不許婚

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不許婚

疊未忘也得無懼焉無有如此觴唐書劉仁軌傳仁軌

幾延賞果謀罪晟有如此觴雖貴顯不自矜踞接

舊故如布衣時常為御史去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

決及拜大司憲式尚在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

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行人植樹懷之唐書吳

俊既執政薦元大夫行人植樹懷之唐書吳

是街樹稀殘有其空植樹非人所蔭入草物

玩易以概乃概成而植樹非人所蔭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名馬蜀市珍奇以

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物而出者

奇物而出者

名曰————由是嚴禁而得金二百兩地衣
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以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
其能免在——草
乎於是泚議伐蜀此輩清亦可投濁流五代史雜傳李
通乾符中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
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之河使爲——
——也太祖浮屠合尖五代史雜傳晉高祖爲六軍副使
笑而從之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
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
延壽等議將久——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
欲以康義誠應——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
非石敬瑭不可——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
謝崧曰爲——者必——其——
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 隻雞尊酒山中未乏宋史
傳崧未達時嘗謁朱勣於建安真待學子惟脫粟飯遇
崧不能異也崧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

一爲一也遂亡去及是勅趙汝愚且詆其
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請永州
栽花接木乃

加爵命

金史曹望之傳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
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

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謂人曰

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
庭前老柏樹
金史

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
孫鐸

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

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

曰惟有
春風來似不曾來御
搔瓜
劉向新

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序梁大

夫有宋就者常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

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其瓜瓜美

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人因以梁瓜之美且亭

瓜之惡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其梁亭之

瓜皆有死其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極
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尚可搆然也自也
人惡亦惡何編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
楚亭夜善潛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亦竊灌
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滯矣瓜日以美楚
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
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者得
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
王梁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謂
也夫人既不**如火與金**焦氏易林背北相憎

蘆中人

吳越

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
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
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
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

至當道扣枕而歌曰：——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

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違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

前人之思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投金水中。吳越春秋

子胥等過漂陽瀟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常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

乃——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

一窮途君子而執飯之，而恐事洩，自投於瀟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僕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

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易口自毀，貸手自毆。劉劭人物志且人之

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豈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

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
為一而一也竝辭競說者為一一以一一為惑繆

豈不**每食輒祭之**皇甫謐高士傳江上文人者楚人也
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

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
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

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奢者爵執珪
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

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一江上丈人乎曰名**不能不恨於**
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破甑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
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
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

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
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

致隔者可爲至戒按仁軌劉仁軌飯後鐘王定保撰言

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

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

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

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二十年前

塵撲面如今每遇寒食至贊墓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

始得碧紗籠

肉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旄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

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

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

用之因聞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武人常謂文節

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爲京

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

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在相府凡詔可

於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詔可

來見者一之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

田銖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

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

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

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飲器贖行

沈括夢溪

筆談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相延晉公常日所用樽壘

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

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三字

邵伯溫聞見前

錄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

蓋悔得

爲完人

范公稱過庭錄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

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人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案案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某

花詩以諷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

人按漢人杜默字師雄

鬼劈口

王明清樞廬餘話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

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
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
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
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
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掩撥何故
誡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笑元度曰後來代言之
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素紫
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極畜

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

素紫極畜

小牘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懽游於韓公之
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
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
————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疑正人於
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

沒齒敬養不怠

陶宗儀輟耕錄劉公

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
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

柳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
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
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歷驚此一杯
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
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
長適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
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依樣畫葫蘆文堂續湘山野錄
書穀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
官職甚難做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
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
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駕幸見之愈不悅
卒不
大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